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花和尚大鬧野猪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詩曰

頭上青天只恁欺 害人性命霸人妻 須知好惡千般計 要使英雄一命危 忠義紫心由秉賦 貪嗔轉念是慈悲 林冲合是災星退 却笑高俅枉作爲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如何敢見有兩個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

府中那有承局這廝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寶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圖當頭額掛朱紅四下簾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令史謹嚴漆牌中書低聲二字提轄官能掌機密客帳司專管牌單吏兵沉重郎級嚴威執藤條祇候立階前持大杖離班分左右龐眉獄卒挈沉枷頭耀狴監目押牢提鉄鎖施逞猛勇戶婚詞訟斷時有似玉衡明開殿相爭判斷恰如金鏡照雖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從冰上立

盡教人向鏡中行說不盡許多威儀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八幹將太尉言
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
府尹道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
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
負屈銜冤小人雖是籠齒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
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
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
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吃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
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
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証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

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裡比看因
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
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
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來枷了推入牢
裡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
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
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
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冤冤在府上說知就裡稟道
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
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
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

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
豪強更兼他府裡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
封府要殺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
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
的人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
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
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
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
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
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鉄葉護
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

押前去兩個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
開封府來只見衆隣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
接着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裡坐定林冲道多
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得動且張教頭叫酒保
安排案酒果子管待兩個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
出銀兩賞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
道泰山在上年灾月厄撞了高衙內吃了一場屈官司今
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
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個兒女未曾
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
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

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悞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繼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的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林冲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明日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得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勾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悞泰山可憐見

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眼目張教頭那里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側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如此。行時權且由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是。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愿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正在閣裡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

旅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裡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談已稟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悞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悞了賢妻那婦人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悞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林冲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婦人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未知

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動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寶鑑花殘枉費九十
日東君匹配花容倒臥有如西苑芍藥倚朱闌檀口無
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夜春風惡吹折江梅
就地橫

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也自哭不
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
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你顧前程去掙扎回
來廝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裡待你回來
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
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

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房裡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裡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裡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裡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的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個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了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果品案酒都搬來擺了一卓那人問道薛端公在

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
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
裡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
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
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裡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
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
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
超道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
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
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
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

可教

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個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被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的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的這緣故倘有些撓荅恐不方便薛霸道董超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狂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路路少只兩程便有了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

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証陸謙再包辦二位
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
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
個人又吃了一會酒陸虞候笑了一會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
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取了
行李包裹拏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監押上
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
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
人帶林冲到店裡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吃
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
吃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

是個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快一步走不動。董超道：「你
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樣般走。幾時得
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裡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吃棒。
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薛霸道：「你自慢
慢的走。休聽咕咕董超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裡埋怨。叫
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
晚。但見

紅輪低墜。玉鏡將明。遙觀樵子歸來。近觀柴門半掩。僧
投古寺。疎林穰穰。鴉飛客遶。孤村斷岸。嗷嗷犬吠。佳人
秉燭歸房。漁父收綸罷釣。唧唧亂蛩鳴。腐艸紛紛宿鷺。

下沙江

當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裡來到得房內兩個公人放
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
裡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
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吃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
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
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
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
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里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
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裡林冲叫一聲哎
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
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

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個潑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吃林冲起來盪了吃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腰裡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朶并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潦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里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鞋穿上叫店小二笑過酒錢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掬將起來林冲道

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
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又行不動只得又挨
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
猛惡林子但見

層層如雨脚躑躑似雲頭杈枒如鸞鳳之巢屈曲似龍
蛇之勢根盤地角彎環有似蟒盤旋影拂烟霄高聳直
教禽打捉直饒胆硬心剛漢也作魂飛魄散人

這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
第一個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仇的使用
些錢與公人帶到這里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在此處今
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逵入這林子裡來董超道走了一

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裡歇一歇三個人逄到裡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說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畧畧閉得眼從地下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個正要睡一睡這里又無閑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董超道那里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地薛霸腰裡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腳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兩個

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
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
我兩個到這里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
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里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休
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須精息
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
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
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
話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
將來可憐豪傑等閑來赴鬼門關惜哉英雄到此嗣爲槐
國夢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看林冲性

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形容公人情狀亦可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終

崇德門招天
下客



林中棒打洪教頭



卷之十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鷓鴣天

千古高風聚義亭英雄豪傑盡堪驚
智深不救林冲死 柴進焉能擅大名
人猛烈馬狔猛相逢較藝論專精展
開縛虎屠龍手來戰移山跨海人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
也似一聲那條鉄棒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
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裡聽

多時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
 刀提起禪杖輪起來打兩個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
 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
 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公人呆了半晌動憚不得林冲
 道非干他兩個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
 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
 冤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
 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酒家憂得你苦自
 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的你斷配滄州酒家
 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
 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裡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酒

人
是
自
己
的
事

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
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裡去酒家也在那店裡歇夜間聽
得那廝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
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妨救了酒家見這廝們
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裡出門時酒家先投遞這
林子裡來等殺這廝兩箇撮鳥他到來這里害你正好殺
這廝兩箇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
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個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
這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個性命就那
里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個撮鳥快攬兄弟都跟酒家來
提了禪杖先走兩個公人那里敢回話只叫林教頭救

兩個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挑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四個人入來坐下。看那店時。但見。

前臨驛路後接溪村。數株槐柳。綠陰濃。幾處葵榴紅影。亂門外森森麻麥。窓前猗猗荷花。輕輕酒旆舞薰風。短短蘆簾遮酷暑。日。僻邊瓦甕白泠泠。滿貯村醪。架上磁瓶。香噴噴新開社醞。白髮田翁。親滌器。紅顏村女。笑當壚。當下深冲超。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吃。同些麪米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個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裡住持。智深笑道。你兩個撮鳥間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球做甚麼。

奈何。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吃三百禪杖。兩個公人那里敢再開口，吃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店。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見徹。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兩個公人聽了，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正在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個公人不敢高聲，更怕和尚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個根着車子行着。兩個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個公人也吃遇着客店，早歇。

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裡新來了一個僧人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個暗商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就松林裡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

其佛其
非佛其
阿羅漢
無阿羅
陀佛

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背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的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道：「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似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血頭來，半晌縮不進去。林冲道：「上下俺們」

自若家
陶不
知也
知也
知也

自去罷兩個公人道好個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
冲道這個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起來
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
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但見

古道孤村路傍酒店楊柳岸曉垂錦旆杏花村風拂青
帘劉伶仰臥画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閒香駐馬果然
隔壁醉三家知味停舟真乃透瓶香十里社醞壯農夫
之胆村醪助野叟之容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

當來

要他何用

三個人入酒店裡來林冲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董超二
人半日方纔得自在那酒店裡滿厨卓酒肉店裡有三五

個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般東般西林冲與兩個公人
坐了半個時辰酒保并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卓子
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個犯人便不來采
着我須不自吃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
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
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
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
自陳橋讓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勅賜與他誓書鉄券在
家中誰敢欺負他此句無補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
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裡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
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吃得

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個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接遊他董超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寺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個大莊院便是林冲寺謝了店主人三個出門果然三二里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畔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看時好個大莊院但見

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萬株桃綻武陵溪千樹花開金谷
苑聚賢堂上四時有不謝奇花百卉廳前入郎賽長春
佳景堂懸勅額金牌家有誓書鉄券朱甍碧瓦掩映着
九級高堂畫棟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仗義疎財欺卓
茂招賢納士勝田文

三個人來到庄上見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個莊客都在
那里乘涼三個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
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個犯人送配牢城姓林
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
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
不定敢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

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個公人
再回舊路肚裡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
林子深處一簇人馬來但見

人人俊麗個個英雄數十疋駿馬嘶風兩三面綉旗弄
日粉青毡笠似倒翻荷葉高擎絳色紅纓如爛熳蓮花
亂插飛魚袋內高插着描金雀面細輕弓獅子壺中整
攢着點翠鵬翎端正箭牽幾隻趕獐細犬擎數對拿兔
蒼鷹穿雲俊鶻頰絨絛脫帽錦鵬尋護指標鎗風利就
鞍邊微露寒光畫鼓團圓向鞍上時聞嚮震響遶拴繫
都緣是天外飛禽馬上擎檣莫不是山中走獸好似晉
王臨紫塞渾如漢武到長楊

那族人馬飛遶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疋雪白
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
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
紫綉團龍雲肩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縈環足穿一雙
金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
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
自肚裡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
位帶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
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
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裡說這里有個招賢納士
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遇官人當以實訴那官

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個叙禮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代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後院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個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個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

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然後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勾了感謝不當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不敢違命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盃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個公人一同飲了柴進說教頭請裡面少坐柴進隨即解了弓袋箭壺就請兩個公人一同飲酒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個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說些閑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盃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吃吃得一道湯五七盃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

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可快擡一張卓來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個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叅那人全不采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擡頭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荅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便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個公人亦各坐了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

也

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

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上頭往往流配軍人都

來倚也說得是艸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

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林冲聽了並不做聲柴進說道凡

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

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

真教頭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

道小人却是不敢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

中先怯了因此越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

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廝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吃着待

月上來也罷當下又吃過了五七盃酒却早月上來了照

見廳堂裡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
林冲自肚裡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不爭
我一棒打翻了他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
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
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
怕林冲碍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
開就里方纔放心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
一棒看一齊都闖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
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個旗
鼓喝道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
人休要咲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

大凡
小字
人出

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
搥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擲了一棒來搶林冲兩
個教師就明月地上交手真個好看怎見是山東大搥但
見

山東大搥河北夾鎗大搥棒是鱸魚穴內噴來夾鎗棒
是巨蟒窠中拔出大搥棒似連根拔怪樹夾鎗棒如遍
地捲枯藤兩條海內搶珠龍一對岩前爭食虎

兩個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
地跳出園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
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
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更因此枷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

一時失了計較大笑道：「這個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至柴進對押解兩個公人道：「小可大胆相煩二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纔棒法怯了肚裡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了權爲利物，若是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

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個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把棒來盡心使個旗鼓吐個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裡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個門戶吐個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步已亂了被林冲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裡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臙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爽快將酒來把箸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里掙側起來衆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頭羞顏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携住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里肯受

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又住了五七日兩個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再將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賚發兩個公人吃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吃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個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辮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個公人相謝了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裡雖是個小去處亦有六街三市還到州衙裡下了公文當

廳引林冲叅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看那牢城營時但見

門高牆壯地闊池深天王堂畔兩行垂柳綠如烟點視廳前一簇喬松青潑黛來往的盡是咬釘嚼鉄漢出入的無非降龍縛虎人埋藏聶政荆軻士深隱專諸豫讓

徒

刑

滄州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裡聽候點視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

觀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撒在土牢裡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個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反落在我

傳神。

手裡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林冲只罵的一
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寺他
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
薄禮。休嫌小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營營和俺的。都
在裡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
煩差撥哥哥送與營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休教頭
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
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
表人物。必不是尋常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皆賴
差撥照顧。差撥道。你只營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
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

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值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管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嘆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管管備說林冲是個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已是高太尉陷害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管道況是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裡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管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視林冲聽得呼喚來到廳前管管道

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吃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差撥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管管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叫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裡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裡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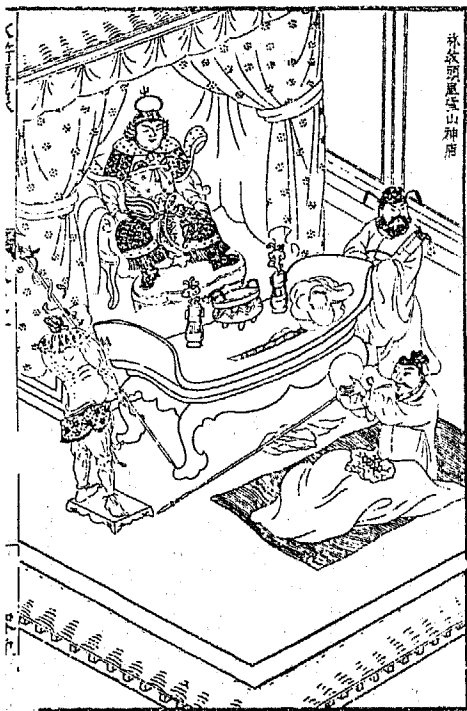
開了頂上枷亦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心去稟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話不絮繁時遇冬深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間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裡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

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裡爭些斷送了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直使冤子城中屯甲馬梁山泊上列旌旗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施耐菴羅貫中。真神手也。摩寫魯智深處。便是箇烈丈夫模樣。摩寫洪教頭處。便是忌嫉小人底身分。至差撥處。一怒一喜。倏忽轉移。咄咄逼真。令人絕倒異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

林文顯靈山神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

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詩曰

天理昭昭不可誣 莫將奸惡作良圖 若非風雪治

村酒 定被焚燒化朽枯 自謂冥中施計毒 誰知

暗裡有神扶 最憐萬死逃生地 真是瑰奇偉丈夫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這李小二先前在東京時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却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

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寄

他盤纏於路投遞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裡撞見林冲道

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裡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

賁發小人一地里投遞人不着迤遲不想來到滄州投托

一箇酒店裡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

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吃的人都喝采以此買

賣願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夫人

丈夫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

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裡林

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

司刺配到這裡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

今日到此遇見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面坐定叫妻子
出來拜了恩人兩口。見歡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
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
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
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
晚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來
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裡與林冲吃。林冲因見他兩口
兒恭勤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不在話下有詩爲
證

纔離寂寞神堂路 又守蕭條草料場 李小二夫妻能

愛客 供茶送酒意偏長

且把閑話休題只說正話迅速光陰却早冬來林的

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忽一日李小二正在

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箇人閃將進來酒店裡坐下
隨後又一人入來看時前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
箇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要吃酒只
見那箇人將出一兩銀子與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
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
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裡請管營差撥兩
箇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
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
營家裡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裡只見那箇官人和管營差

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攪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盪酒約計吃過十數盃再討了按酒鋪放卓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伴當盪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箇人來的不尷尬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人去只聽得差撥口裡訥出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不這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碍我自門前理會

閻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的他來看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湏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的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裡取出一帽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帽子裡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裡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性命正說之間閻子裡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裡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吃了半箇時辰筭還

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箇低着頭也去了轉
背沒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裡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
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人却待正要尋恩人有
些要緊話說有詩爲証

潛爲奸計害英雄 一線天教把信通 虧殺有情賢
李二 暗中回護有奇功

當下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小二哥請林冲到裡面坐
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醜人在我這裡請管營差
撥吃了半日酒差撥口裡訥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人心
下疑又着渾家聽了一箇时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
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歹要

描○居○李○
小○二○夫○
無○不○入○
神○怪○我○
怪○哉○

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都與管營差撥又吃一回
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下疑只怕思人身上
有些妨碍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
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
紫棠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却是陸虞候
那潑賤賊也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
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言吃飯防噎
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
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里去尋李小二夫妻兩箇
捏着兩把汗當晚無事次日天明起來早洗漱罷帶了刀
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裡

都沒動靜。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里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擡舉的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覓原是一箇老軍看管。我如今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里。閑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里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逕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箇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場管事。却如何。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時有。

些常倒錢缺。往常不使錢時，不能勾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時家裡安排幾盃酒，請林冲吃了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來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營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那雪，早下得密了，怎見得好雪有臨江仙詞爲證：

作陣成團空裡下，這回忒殺堪憐。剗溪凍住子猷船。王龍鱗甲舞江海，盡平填宇宙樓臺。都壓倒長空飄絮飛。

綿三千世界王相連冰交河北岸凍了十餘年

條極可耐

大雪下的正緊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吃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裡面時七八間草房做着倉廩凹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裡只見那老軍在裡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吃時只

神助不
然人
想得
筆想通

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軍自和差撥回
營裡來只說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下生些燂
火起來屋邊有一塊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炉裡仰面看
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塌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
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
脩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五
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吃便去包裡取些碎
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毡笠子戴上拿
了鎗匙出來把草廳門掩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
反拽上鎖了帶了鎗匙信步投東雪地裡踏著碎瓊亂玉
迤邐背著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

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佑改日來燒錢紙又行
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
箇草蓆兒在露天裡林冲逕到店裡主人道客人那里來
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麼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
場老軍的林冲道如何便認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
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盃權當接風店家切一
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吃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吃
了數盃乾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碎銀
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
笆門依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緊了古時
有箇書生做了一箇詞單題那貧苦的雪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扯緊褥綿栽幾片大如拷佬兒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綿衣絮襖手搥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豎有幽人吟咏多詩草

市天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裡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床上摸時只摸的一

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
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我且
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做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
酒葫蘆依舊把門棧上鎖了望那廟裡來入的廟門再把
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入的裡
面看時殿上做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
鬼側邊推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王林冲
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毡
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
分濕了和毡笠放在供卓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却
把葫蘆冷酒提來便吃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吃時只聽

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見壁縫裏有時只見草料場裡火起，刮刮雜雜燒着。看那火時，但見

一點靈臺五行造化，丙丁在世傳流。無明心內災禍起，滄州烹鐵鼎，能成萬物鑄金丹。還與重樓思，今古南方離位，熒惑最爲頭。綠窓歸，燄燼隔花深處，掩映釣漁舟。鑒真赤壁公瑾喜成謀，李晉王，醉存館驛田單在，即墨

驅牛周泰奴驢山一咲，因此戲諸侯。

俗語可刪

當時張見草場內火起，四下里燒着。林冲便拿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前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在廟聽時，是三箇人脚步響，且逡廟裡來，用手推門，却被林冲靠住了，推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

便。便。便。
人。人。人。
口。口。口。

這條計好麼。一箇應道。端的。廚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的推。故。那人道。林冲。今番。直吃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箇道。張教頭。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歿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箇。央。凖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裡。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火把。待。走。那里。去。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入。分過了。又聽。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裡。去罷。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裡。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

事林冲聽那三箇人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候一箇是富安林冲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擡開挺着花鎗一手搜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三箇人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肱察的一鎗先戳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赶上後心只一鎗又戳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纔行的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好賊你待那里去批胷只一挺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擡在地裏用脚踏住胷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閤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

殺得他
高發落
快活處
奴服處
蘇也一
餘我死
便去處

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初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裡只一剗。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裡。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廝原來也恁的！反且吃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裡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卓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胳膊。把毡笠子帶上，將葫蘆裡冷酒都吃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鈎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

去報官了來提斧鎗只顧走那雪越下的猛但見

凜凜嚴凝霧氣昏空中祥瑞降紛紛須臾四野難分路
頃刻千山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望中隱隱接崑崙若
還下到三更後彷彿填平玉帝門

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
裡看時離的草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
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裡透出火光來林冲迤
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箇老庄家周圍
坐看四五箇小庄家向火地炉裡面煖煖地燒着柴火林
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
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

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畧有些乾，只見火炭邊
煨着一箇瓮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
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吃。」老莊客道：「我們每夜輪流看米囤，
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吃尚且不勾，那得回與
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五碗與小人盪寒。」老
莊客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吃，說道：「沒
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
吃，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吊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廝們好無
道理，把手中鎗看着塊燭燭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
只一挑，將起來，又把鎗去火爐裡只一掩。」那老莊家的髭
鬚燭燭的燒着，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

莊家先走了莊客們都動憚不得被林冲起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吃酒土坑上却有兩箇椰瓢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吃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浪浪踉踉捉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掙得起來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醉倒在雪地上却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透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趕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裡莊客齊道你却倒在這里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發上手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那箇去處來不是別處有

參兒洼前後擺放千隻戰艦艤艫水滸寨中左右

列。箇英雄好漢。棍擣得道君皇帝盤龍椅。上魂驚卅
鳳樓中膽裂。正是說時殺氣侵入。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
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禿翁曰。水滸傳文字。原是假的。只爲他描寫得真情。出
所以便可與天地相終始。即此回中。李小二夫妻兩人。
情事咄咄如畫。若到後來。混天陣處。都假了。費盡苦心。
亦不好看。

李卓吾評上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